

小说连载

诗汇

时光上的牧场

春天的告别

刚杰·索木东

明亮的日子让我们感动——兼致我的亲人们 阵雨过后，注定会有你所期待的明净与通透...

暮色里的城市 披满高贵的金甲 这足够，让我们想起古老的城堡...

五月，本就是个葳蕤的季节 我们可以，庆祝生者的诞辰或者凝视，轮回中渐行渐远的脚步...

落地，生根，开花，结果 总有一些生命，就这么合适地铺满大地...

当大雪，继续覆压 山冈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有一条路，那么清晰地通向未来...

题一株雏菊及其他 十里桃花，早已凋尽 蒹葭草地上，独钟情于这洒落一地的碎银季节...

等待 四月初八，北方有风雨有雷电，有霜雪和迷雾持续不断地变换着阴晴...

静候一季葳蕤 云把影子投到地上 草地就开始变绿了再绿一点，你就可以看到，青葱丰满的腰身...

覃思

让幸福来得困难些吧

幸福因子是有目共睹的。在笔者看来，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且被娇惯惯养的人，是比较远离来之不易的幸福...

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，此句则是以通俗易懂的例子，形象地阐释了“磨砺”“苦寒”这些困难因子对“宝剑锋”“梅花香”这些幸福因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。

而无论是“接受多种困难的挑战并逐一战胜之”，还是“磨砺”“苦寒”等，都隐含着“一定长度的时间”这个要素，即足够长度的时间是必须投入的。

于是，让幸福来得困难些既意味着需要付出足够的时间，也需要付出足够的精力，也需要付出足够的耐心——有大器晚成之证。

“锻炼与不锻炼的人，隔一天看，没有任何区别；隔一个月看，差异甚微；但是隔五年十年看，身体和精神状态上就有了巨大差别。”

足麦一家在这个早晨把夺翁玛贡玛草原都吵醒了。深邃的天空中才有些许亮光撒下来，远山的云层还很倦怠，他家的大儿子大声嚷着：“这个不要了，城里没用处，拿来做什么啊，那个可以搬走，轻点儿。”

那会儿郎卡正躺在藏床上做一个梦，他梦见自己仰卧在夺翁玛贡玛草原，天空很深，也很蓝，太阳却并不像现实中那样耀眼。

“快点，大家都快点，搭把手，把这个搬到车上去。”前一夜，足麦请夺翁玛贡玛草原上的乡亲们去家里喝青稞酒，算是辞别。

郎卡不想去，那种离别的场面总有些悲悲戚戚的，看着心里不是味。不过这只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的原因要复杂得多，各种问题纠缠综合在一块儿，他自己也理不清楚。

“阿扣郎卡，阿爸念着你呢，去坐坐吧，你再不去，阿爸自己就要来了。”阿扣是藏语叔叔的意思，他这样说，郎卡不能再待着不动。

他跟着前去，足麦家里坐满了人，看见他来，足麦非常激动，眼中甚至有泪光一闪。

郎卡的眼睛一直跟着车队，他看见足麦坐在驾驶坐旁边，足麦巨大的身躯从东风卡车狭小的窗口中探出来，挥舞双臂告别夺翁玛贡玛。随卡车越来越远，他的身体也越探越厉害，整个上半身都挤出了车窗。

天更亮了，薄薄的浮云呈现出多种色彩。人虽远去，小山上烟裹着的青烟正不断升腾，没有风，柏枝散发的烟成一柱柱上升，渐渐散在虚空之中。

二 郎卡在送别返回的摩托声中起了床。小儿子嘟囔着奶茶，看见他的双眼通红，小声道：“阿爸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”

郎卡挥了挥手示意没事，他有些害羞，脸也跟着红了起来，忙低下头，不再让她看见发烫的脸和红红的眼睛。

刚把糌粑嚼好送进嘴里，前去送别的多吉带着一脸兴奋进了屋，多吉是郎卡最小的儿子。看见郎卡已起床，忍住脸上的表情默默坐到对面喝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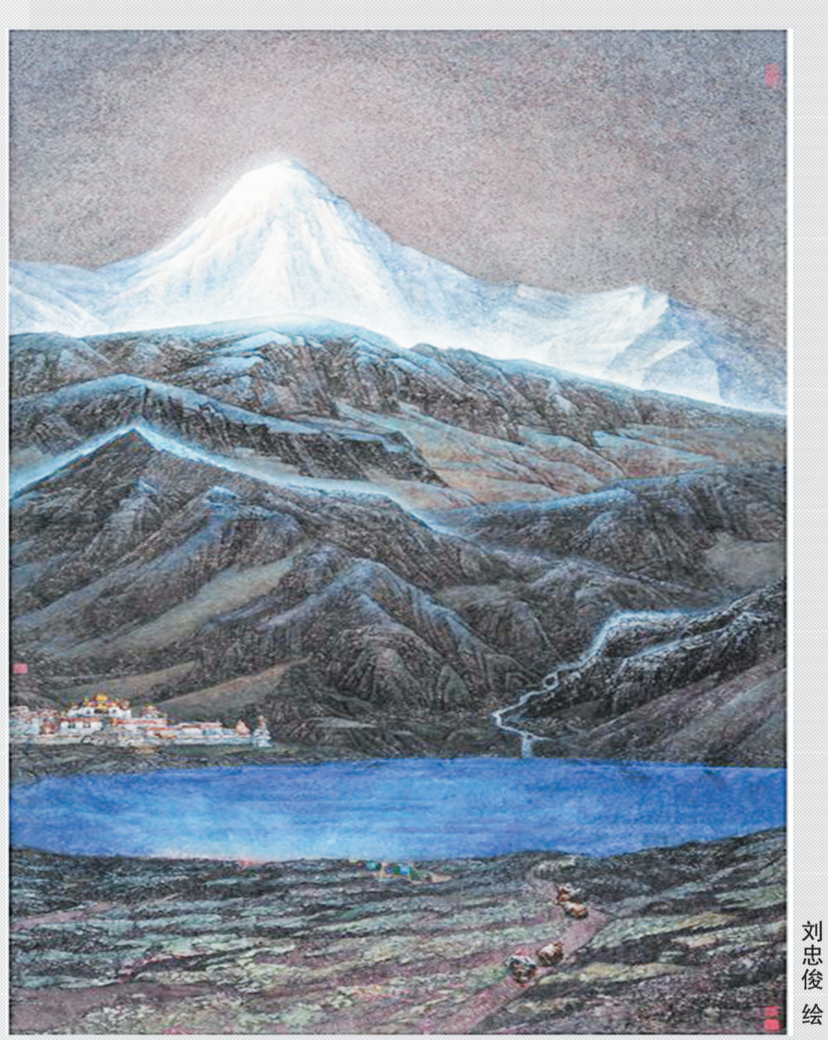
郎卡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看了看多吉，在

他的注视下多吉迅速低下头，不敢再提这话。他手中的糌粑吃完后跨出门去，这是近段时间里养成的习惯，他总在烟柔的山坡上迎接夺翁玛贡玛第一缕阳光。

路过的足麦家时，郎卡停下了脚步。这是一幢石头垒成的藏式房屋，二楼由横着的圆木架起。此刻，房门洞开，房内空空如野，被搬空的石房显得生硬而冷清。

郎卡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不愿意再想下去。穿过牛群的时候他遇上了良巴。良巴是藏语疯子的意思，良巴穿着那件陈旧的僧袍，僧袍上布满着黑光的油腻和污渍。

刘忠俊绘



光明生于黑暗 南泽仁 第2240期

记者笔汇

普吉，看海

海，对于生长在高原的人来说，都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，那种浩瀚无垠、海天一色是影像图片不能完全展示的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一定不能感受，所以一定要去海边亲身感受一下。

再看，几个团友已经在水里游了起来。他们的行动立即感染了我，我也跳进水里，围着快艇游了起来。在海里游泳的感觉就是不一样，比起游泳池畅快多了，从小就喜欢水的我，这会儿在海里兴奋得像一条小鱼。

普吉的海很漂亮，让第一次看海的我享尽眼福，普吉让我对大海的美好憧憬变成了现实，对大海，也有了从感官到心灵的认识。

普吉的海很平静，离我们不远处已经有几艘快艇停在那里，船上的老外在玩跳水，导游说我们也要在这里停停，会游泳的可以自己下水玩。

普吉的海很漂亮，让第一次看海的我享尽眼福，普吉让我对大海的美好憧憬变成了现实，对大海，也有了从感官到心灵的认识。

普吉的海很平静，离我们不远处已经有几艘快艇停在那里，船上的老外在玩跳水，导游说我们也要在这里停停，会游泳的可以自己下水玩。

普吉的海很漂亮，让第一次看海的我享尽眼福，普吉让我对大海的美好憧憬变成了现实，对大海，也有了从感官到心灵的认识。

阿婆养金鱼

观察，用她的高度近视眼，死死地盯着，然后疑虑顿生：“这么热的水，不得把鱼煮熟了吧？”

阿婆立马收起那些零落的情绪，神医附体，当即断，泡脚盆装水，适量撒上盐，轻轻将一只只小鱼捉入盆内，像呵护秧苗一样，小鱼们也算和阿婆有缘份，顽强地活了过来。

从此，金鱼留在了阿婆的身边，住在洋气的塑料桶里。阿婆每天都用牙签打捞它们的

粪便，三天给它们换一次水，换水时洗净桶壁、桶底。这些看起来爱干净的家伙，不出三天，准得把整桶水弄得浑浊不堪。

再后来，死去一条小黑鱼，其余都长大了，几乎从一寸长到了三寸。水桶放在阳台上，阳光透过水面，我们坐在远远的角落上，阳光透过水面，我们坐在远远的角落上，阳光透过水面，我们坐在远远的角落上。

阿婆并不喜欢她现在所在的城市，但她却不得不留在那里照顾阿爸。就像当初她不愿意以黑猪猪生命，来换取填满自己饿着的肚子；她不愿看到花狗死去，却怎样都无法挽留……但生活总是高高在上，她无法凌驾，只得无限制的顺从。

下午时光，阿爸出门打牌，大门关闭，一屋子的寂静，阿婆趴在桶边，细细地观察，骤然失神，仿佛那里是世界的中心，鱼儿在水桶里搅动，时不时有哗啦声作响。

阿婆并不喜欢她现在所在的城市，但她却不得不留在那里照顾阿爸。就像当初她不愿意以黑猪猪生命，来换取填满自己饿着的肚子；她不愿看到花狗死去，却怎样都无法挽留……但生活总是高高在上，她无法凌驾，只得无限制的顺从。

下午时光，阿爸出门打牌，大门关闭，一屋子的寂静，阿婆趴在桶边，细细地观察，骤然失神，仿佛那里是世界的中心，鱼儿在水桶里搅动，时不时有哗啦声作响。

康定旧事

迄今为止，阿婆养过的动物不下十种。每一种动物，都让她念念不忘。其中，有一头重达两百斤的黑毛猪，在这头猪的生涯里，它一度曾忘了自己猪的本质，忠心耿耿地帮她看家护院；

遇到鸡瘟，就不好了。整个鸡圈都乌云笼罩，一只鸡萎靡不振，一个圈的鸡就跟着不振起来。阿婆或竹在胸，办法有的是：大蒜、辣椒切碎，拌上清油，一只一只捉来，灌下。

这时，我家的狗也帮着着急了，安静地坐在旁边。之前，除了人以外的生物，狗都会扑腾上去，乱咬一翻。面对狗的突然窜出，鸡们毫无准备，鸡屎奔泄而出，着急地扇动翅膀，跃跃欲飞，鸡毛飞了起来，又落了一地。

为此阿婆没少批评它：“你这个瘟伤，你再扑它，我打死你。”狗歪着脑袋，脑袋上的毛垂到了鼻子上，只看到眼睛在后面闪烁。阿婆觉得它听懂了，又摸着它的脑袋安抚说：“娃娃乖。”

陆续地，阿婆又养了兔子、鸭子、猫、刺猬、还有小鸟什么的。最近的一段时间，她又养了几尾小金鱼。算起来，这可是她养过的所有动物中最贵为珍贵的一种。

阿婆觉得它听懂了，又摸着它的脑袋安抚说：“娃娃乖。”